

## 风花雪月的村庄

浅浅

与关东大部分乡村一样,雪乡隐藏在大山的褶皱里,如果不是摄影师的镜头,不是画家的画笔,不是因为发现,它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林场,就像那些朴实的林业工人、山民一样,静静地隐藏在这片偏远辽阔之地。

然而,正如欧阳修所言:“穷山水登临之美者,必之乎宽闲之野、寂寞之乡而后得焉。雪乡,这个风花雪月的村庄,已将它的美丽惊现于世,仿佛满面红光、掀起盖头的东北大丫头,让人激动不已。尤其是春节期间,从这块土地上走出的游子,会不约而同地踏上这片土地,那通往村庄的铺满白雪的路,就会异常喧闹起来。

——回家过年喽!

是的,回家过年。在中国,再没有比这一声呼唤、这一件事情让人热血沸腾了。

学过书法的人知道,“年”的甲骨文写法上面部分为“禾”字,下面部分为“人”字。金文的“年”字与甲骨文相同也从禾、从人。小篆的“年”写作“秊”,《说文解字·禾部》:“秊,谷熟也。从禾,从千声。”小篆将“人”字讹变为“千”,因而许慎采用此说,而“千”字本为有饰的人,“禾”又为谷物的总称,故年成的好坏,主要由“禾”的生长和收成情况来决定。在已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,“禾”字看上去几乎都是沉甸甸地被压弯了腰,象征着五谷丰登,这时,再看“年”字,就仿佛是人头上顶着谷子的样子,寓意着人们丰收后的喜悦。

难怪春节成为中国民间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,成为合家欢聚、花好月圆的日子,尤其在东北,在雪乡,仍可感受那浓浓的年味,聆听孩子们那稚气的歌谣:

小小子盼年,鞭炮一篮。小姑娘盼年,绒线两团。老头子盼年,烧酒两坛。老太太盼年,饭菜解饯。

二十三,灶王爷升天。二十四,写对子。二十五,杀年猪。二十六,煮年肉。二十七,杀公鸡。二十八,蒸供花。二十九,贴上下对子。三十儿,走油。初一,磕头。

灶王爷,本姓张。骑着马,挎着枪。上上方,见玉皇。好话多说,坏话少讲,过年回来给你上香。

腊月二十五,掸尘扫黄土。腊月二十七,里外洗一洗。腊月二十八,家什擦一擦。腊月二十九,脏土全搬走。

一直唱到除夕,下午三点多钟,家家户户开始放鞭炮接财神,然后一家人盘腿坐在热炕头上开始吃团圆饭。雪乡人平时就热情好客,年夜饭更是讲究,即便你是一个外乡人,也会亲如一家,请你品尝当地最具特色的细鳞鱼、杀猪菜、小鸡炖蘑菇和山野味,还有品种繁多的绿色食品山野菜,喝着当地盛产的纯粮小烧酒,自家酿造的山葡萄酒,一醉方休。

随着夜幕降临,整个村庄千百盏大红灯笼一一点亮,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,红彤彤、亮堂堂。这时,酒已醒,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也正式开播了,人们边看电视边包饺子,饺子的两角捏在一起成圆形,谓之元宝。饺子中也要偷偷放几枚硬币,谁吃到了谁就发财吉利。包饺子若剩了面,老人说这预示着来年有粮吃,剩了馅,则有钱花。饺子煮破了,不说“破了”而说“挣了”。当新年钟声将要敲响的时刻,家家户户提前到门外放上桌子,摆上财神牌和供品,点上香,斟满酒,然后开始放鞭炮、放礼花——整个雪乡顿时沸腾了!偶尔,大人孩子齐声喊叫:财神爷回家过年啦!喊毕,向财神爷磕头,企盼新年发大财!同时长辈接受晚辈拜年,给晚辈压岁钱。这一夜,大人小孩通宵无眠,欢乐一堂,共同守岁。

大年初一早上,无论男女老少都换上新衣服、新鞋子,表示新的一年开始,有新的起色。然后挨家挨户串门,互相拜年、祝福。这时小街上的踩高跷、大秧歌、二人转也相继开始,从东到西,挨家挨户表演,锣鼓声、喇叭声,伴着狗叫、鸡鸣、人语响彻云天。那些孩子们更像一群家雀叽叽喳喳地挤在人群身后。唱道:

一进大门抬头观,看看你家灯笼杆,灯笼杆好比摇钱树,灯笼杆下把金马驹拴。金马驹跑来金马驹颠,金马驹驮着元宝山,问问金马驹哪里送,送到你家来拜年。

这时,无论你是坐在温暖的火炕上,透过玻璃窗的剪纸仰望蓝天,想着心事,还是穿街走巷、漫步原野,看那青青山峦在阳光的照射下,美得一塌糊涂,一向忙碌的心,终将放慢。那化不开的年味儿紧紧包围着这个风花雪月的世外桃源,喜悦和恬静满满充盈着村庄里的人们。



闹梅 汤青摄

## 庚子年纪事

余龙生

## 远去的广玉兰

当年,新居前路旁绿化的树种,是城区不多见的广玉兰。栽植时树较小,楼里的人进进出出,不太在意它,但都不乏护爱之心。

十多年后,新居地早已变成老旧的楼居区,而当年的小广玉兰却渐渐长成了三四层楼高的大树,苍翠郁勃,花气薰人。

广玉兰属木兰科的常绿乔木,其叶长椭圆形,厚革质,叶面翠绿光亮,背面呈暗黄色。夏季开花,白色,硕大如荷,故又称荷花玉兰,也叫洋玉兰。广玉兰叶如翡翠,花似素玉,很美的名字,听起来像花,其实是树,说它是树,却又着花,可谓亦树亦花,若景若画。

楼前的广玉兰中,有一棵正对着我家的四楼书斋。举目窗外,一眼就能看到它高出窗台的树冠。每逢花季,素美硕大的玉兰花在茂密的绿叶间绽放,幽香阵阵,沁人心脾。尤其雨后的清晨,洗去飞尘的花叶在曦光下显得格外的清新悦目。唐代诗人杨巨源有诗曰:“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我想我是不出门也能看到花的人。

平淡的生活里,足不出户,居楼临窗就能观赏到眼前的芳树小景,是件惬意的事。而如此远离尘嚣,清静自适,也不失为独处养性的一种方式,挺好的。

很可惜,几年前因修整道路,路旁的几棵广玉兰被移植了,书斋窗外的那一棵也在其中。当然,修路是公益之举,需要移植几棵树无可非议,只是窗外再无芳树小景,心里感到有点失落和无奈。

时值五月,疫情有所好转,其后就是夏季。夏季正是广玉兰的花期,望着窗外,忽然又想起往日那棵远去的广玉兰,不知它现在扎根何处,是不是又长高了。但愿它依旧枝繁叶茂,花香如故。

## 雨夜

入夜,天将雨。几个老友,相聚老店,品味老酒。

三杯通大道,边饮边闲聊。

聊了人生过往,聊了快乐烦恼,聊了书画盆艺,聊了疫情劫难。退休佬的余生,也自然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,因为闲聊的人大多老了,未老的也会老。

不过聊归聊,每一杯酒都是斟满的,每一个话题都是现实的。

夜久,微醺,兴尽,席散。

此刻,门外已是风雨潇潇行人稀。华灯辉映的大街上,风雨击打着路面,溅起银白色的水花,密密麻麻地,宛若洒落的珍珠,触地弹起又迅疾落下,汇入路面骤积不停的雨水,匆匆流逝。

痴痴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,没想到邂逅的雨夜竟也如此美妙。

回过神来,才想着这么大的雨怎么回家?朋友们以自己的方式各自离店返程,而我因路近,意欲于风雨中漫步徐行。

犹豫间,善解人意的美女店员微笑着递来一把伞。心存感激地接过伞。也就在此时,仿佛从美女店员的笑容里感受到女性的温婉,体贴与和善。

连声道谢之后便撑起这把伞,踉踉跄跄地走进风雨里,走在回家的大街上。

忽地,身后掠过一阵风,将手中的伞掀翻。这才发现伞是带彩的,伞布上的颜色呈条块状,红黄蓝绿紫,异常好看。

午夜,华灯下,风雨中,一个人撑着一把彩色的伞,带着醉意,迎着风雨,悠悠前行,别有意境。是一种享受,也是一种烂漫。

一顿酒,一场雨,一把伞,一个温馨的故事,难忘。

## 冬至

大雪的那天无雪,阳光灿烂,冬日和暖。午间路过四照园小学所在的那条银杏大街,忽见树树银杏满满金黄,一片明艳绚丽的景象。徜徉其间,流连忘返。

大雪的第二天,老天爷突然变脸,气温骤降。相比头天的和暖有着较大的温差,大雪无雪的天气愈加清冷。步履街头,不禁寒颤。

今日冬至,无雪无风亦无雨,又是艳阳高照暖洋洋的天。四季交替现在似乎变得只有冬夏两季,说冷就冷说热就热的温差让人很不适。

按自然规律,冬天总是寒冷的,再大的温差也是常态。倒是节气到了大雪,意味着极不平凡的2020年即将过去,又到辞旧迎新的时候了。

2020年病毒肆虐,搅得整个世界动荡不安,给国人带来猝不及防的巨大伤害;举全国之力,众志成城战疫抗洪的中国壮举更让世界瞩目赞叹。作为百姓,无论这一年过得如何,经历了什么,在这个非同往常的辞旧迎新之际,我们每个人心里所想的一定是来年国泰民安,业兴人旺,然后是幸福和美好。

